

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序

徐中舒

文字是人類進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。人類有了文字，才可以把這一時代人類的智慧和經驗留給後一代人，作為他們繼長增高的階梯。沒有文字的民族，總是會停留在像老子所說的“小國寡民，復結繩而治之”的蒙昧階段。

人類初有文字無不從象形文字入手。象形文字的發展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。第一階段只是一種表意的圖譜。《華陽國志·南中志》記載：蜀漢時“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，謂之耆老，便為主論議，好譬喻物，謂之夷經。今南人言論，雖學者亦半引夷經”。此種夷經，乃古代夷族的圖象文字。《南中志》說：“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，先畫天、地、日、月、君長、城府，次畫神龍，龍生夷及牛、馬、羊，後畫部主、吏、乘馬、幡蓋、巡行安郵；又畫牽羊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，夷甚重之”。蜀漢以後南中故事每每託言諸葛亮所為，皆屬附會之談，實不足信。此圖譜乃夷人巫師所作，並非諸葛所賜。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，乃夷人對城府中的漢官指天地日月以為誓。其次畫神龍，夷人自稱為龍的子孫，龍為他們的圖騰。最後畫夷人牽羊負酒齎金寶向漢官輸誠，獻納貢賦。這種圖象，只能表意，不是可以按字宣讀的語言，只有巫師才能認識，還要多方譬喻解說，不然一般人是難以理解的。









漢語象形文字開始於殷商時代的後期。殷王朝自盤庚遷殷以後就已形成一個疆域廣闊的強大帝國。根據現在考古發掘資料，它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，東向越過渤海而到達遼東半島，南向渡越長江而跨有洞庭鄱陽兩湖地區，西向而臣服周王季和文王，囊括關中漢中。殷王要統治這樣廣大的土地和人民是不容易的。當然我們沒有理由為他擔心。當時殷王左右就有一班知識分子作為他的顧問——一個能作預言的前知者的卜人集團。

在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，必然就有幾個脫離生產的公職人員，有的作為部族的信仰守護人，用祭享方式教導人民，虔敬地遵行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一切行之有效的成規，使部族從安定中得到發展。

占卜的貞人為人類決疑問難，他們原是從占星師分化出來的一種方術之士。他們在狩獵時代就用火灼焦獸骨，觀其坼紋，以占吉凶。後來殷人發展到長江流域，就把那裏所產的大龜作為寶物。占卜中龜甲與獸骨並用，他們或者認為用大龜占卜比骨版更加靈驗。占卜的方式也就更趨繁複，每卜必從正反兩面貞問。一正一反，即為一兆。其文如

𠄎，此字以後演變爲𠄎。他們認爲這些兆紋，向左向右的種種變化，都是宇宙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數。如其說這樣模糊的象數有甚麼靈驗，無寧說他們常在殷王左右，憑借殷王的權力，就可以使預言成爲現實。占卜得到歷代殷王的信任，其原因即在於此。

甲骨文字記載，從武丁到帝乙帝辛之世二百七十餘年中，所有貞人，據陳夢家統計共有一百二十一人，而武丁時就有七十三人。其不見於甲骨文者，其數或當與此相等。這就是殷王朝龐大的貞人集團，可以說就是殷王的智囊團。他們爲殷王占卜的事和以後的驗辭，都要用文字記錄下來，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卜兆旁，既備殷王查考，也藉以取得各種象、數記錄，傳給下一代貞人。我國文字就是在這些條件下發展起來的。

第二階段漢語文字的發展，當自殷代後期開始。殷虛甲骨文已具備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聲四種造字條例，這是造字之本。象形是象自然物之形，如日月山水，牛馬犬豕等字，只用簡單筆畫鈎勒其形，最易識別。象事、《說文》稱爲指事，乃象人爲的事物之形。如封字，其形作，是植樹爲界而後加入爲的土堆。𠄎 是人行的十字道路。都是人類造成之事。又如一、二、三、三，這些數目字，也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客觀現實。又如獸作，乃人們從事狩獵的工具。過去學者解釋指事，只從指字着想而忽略了大量的人事。勉強湊足很少幾個字，都很牽強附會，所以這一條例，始終沒有講好。象意，《說文》稱爲會意。會意是在自然之物與人爲之事，加上人的動作以表達人的意志。例如𠄎，表示人在路上走。如，表示人在用手持槌擊磬。我們這樣去理解，自然把象形、指事、會意三者分別得清清楚楚的了。形聲字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。它的產生，是由於象形字筆畫簡單，在長期使用中容易混淆，所以必須加聲符以區別之。例如鷄和鳳都是鳥形，後來各加聲符，隹旁注奚爲，隹旁注日爲。又如星，最初作、等形，與口日等字不易區別，後來加聲符爲或星。甲骨文中形聲字還居於少數，不如會意字多。以後形聲字發展了，在《說文》中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這已經是隸定以後的事了。象形文字在創造時，只是隨事賦形，隨物賦形，並不困難。每個字都是獨自發展的，人們要記住這些孤立的字是困難的。首先它必須在卜人集團中互相傳習，反覆使用，漸成定型，而在反覆使用中，意義有所引申，即分化爲數字，按義類分注於原字之旁，此即所謂轉注。但引申意義過多分化，使用也不方便，於是用假借加以制約。凡聲音相同或相近的，就不必另造新字。轉注假借，二者乃是文字發展中辯證的統一，相輔相成的。

漢語文字原來就不是一兩個人閉門創造發明的，最初它在卜人集團中傳習使用，約定俗成，後來這些漢字在人民羣象中推廣使用，經過傳寫、隸定，譌變失真；而這些譌變失真的字，約定俗成，也成爲正字了。漢語文字根據六書條例，發展成爲記錄人類一切複雜事物的工具，但其系統仍是象形的。即使是形聲字，也還是要借用字形來表達其音，而不必另製音符。所以漢字完全屬於象形文字系統。漢字如果沒有創製這些象形文字的貞人集團，文字就只能停留在原始階段的圖譜形狀，如埃及，如巴比倫，又如我國雲南的納西以及《華陽國志》所說的“夷經”，他們的象形文字，終要爲拼音所取代。據此言之，漢語象形文字的形成決不是偶然的。首先是於殷商後期有二百多年長期安定的

政治局面；其次漢語文字按照六書條例沿襲象形文字體系前進。由商以迄於今三千年，一脈相承，自成一種完整的體系，使我國光輝燦爛的文明在三千年前即已照耀於東亞大陸，這確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。

漢語文字從殷商時代以至東漢已歷一千四百餘年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掇拾於秦火之餘，搜羅當時所存篆籀古文，共得九千餘字，用科學方法分析每個字的形音義，闡明其字原和語原。他所根據的漢代的字書及戰國古文，都是經過長期的轉抄，字形幾經變化。先是受甲文刀筆的影響，變圓為方，繼由篆文隸定，往往又把字形相近的字互相混淆。郢書燕說，常亦有之。東漢時代經學大師今古兼治。許慎也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，穿鑿附會，亦所難免。《說文》這些缺點，完全受時代的局限，瑕不掩瑜。這也是我們應當加以原諒的。

漢語古文字字形學，在北宋時，已開其端。以後古文字資料不斷發現。尤以近八十年來，大量甲骨文字出土，經過許多文字學家的努力，漢字字形學的研究，已有長足的進展。所不足者，過去文字學研究者總是就字論字，旁徵博引，冥搜孤討，臆想居多，究非上乘。他們很少在字與字之間求出其對應關係，作出系統研究。如釋史為從又持簡，不知甲文史原作𠄎。𠄎，乃干戈之干的本字。古人狩獵作戰，即以有柄槎的木棒作為武器，進則以侵犯人獸，退則以捍衛自身。𠄎從又持𠄎，古代人類，從事狩獵，取得食物，是當時的大事。史之本義為事。文史之史，乃引申之義。𠄎為人類最初使用的武器。在柄槎兩端捆上鋒利的石器，則為𠄎，在柄槎之間捆上重量石塊則為𠄎、為𠄎，在衝鋒陷陣之中兼為捶擊之用。故𠄎字省其柄槎，則為擊中之中。而𠄎又為戰爭之戰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乙本三十一章，甲本作戰，乙本作單，可證。我們把這些相關的字聯繫在一起，就可以了解到𠄎之原義，而這些漢字的字原和語原，不待多說，也就不會使人誤解了。我們認為這樣研究古文字，古文字學就可以逐漸進入科學的坦途了。

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，是為我們編纂《漢語大字典》所作的準備工作。我們要求了解漢字的字原和語原，是編漢語字典的首要工作；這個工作必須從整理古文字字形入手。這部字表的甲、金文字的取材，主要參考《甲骨文編》和《金文編》，我們保留其中所有不同的典型形體，其與典型形體相同的，則刪節之，以清眉目。《金文編》未錄的新出土銅器，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，以及戰國簡書帛書、侯馬盟書，我們也分別加以採錄。對前書有不同的解釋，則加以改正。此外，戰國時代的印璽文字、貨幣文字及弇文，其形、音、義及出土情況，我們弄不清楚的，則概不採用。《甲骨文編》《金文編》的附錄及正編中音義不詳的字也未採用。這個表是古文字發展到現在的一個總結。由於編輯時間倉卒，還有很多遺漏或錯誤。這個字形表，只是為《漢語大字典》的編寫服務，不是研究全部古文字的書。以後我們準備對字形表中的字加以系統的考釋，另外還想把一些不能認識的字，根據偏旁分類排在一起，作為附錄。這樣就可以在大字典以外另成一部專書。這個字形表中，有些不當的地方，希望讀者批評指正。